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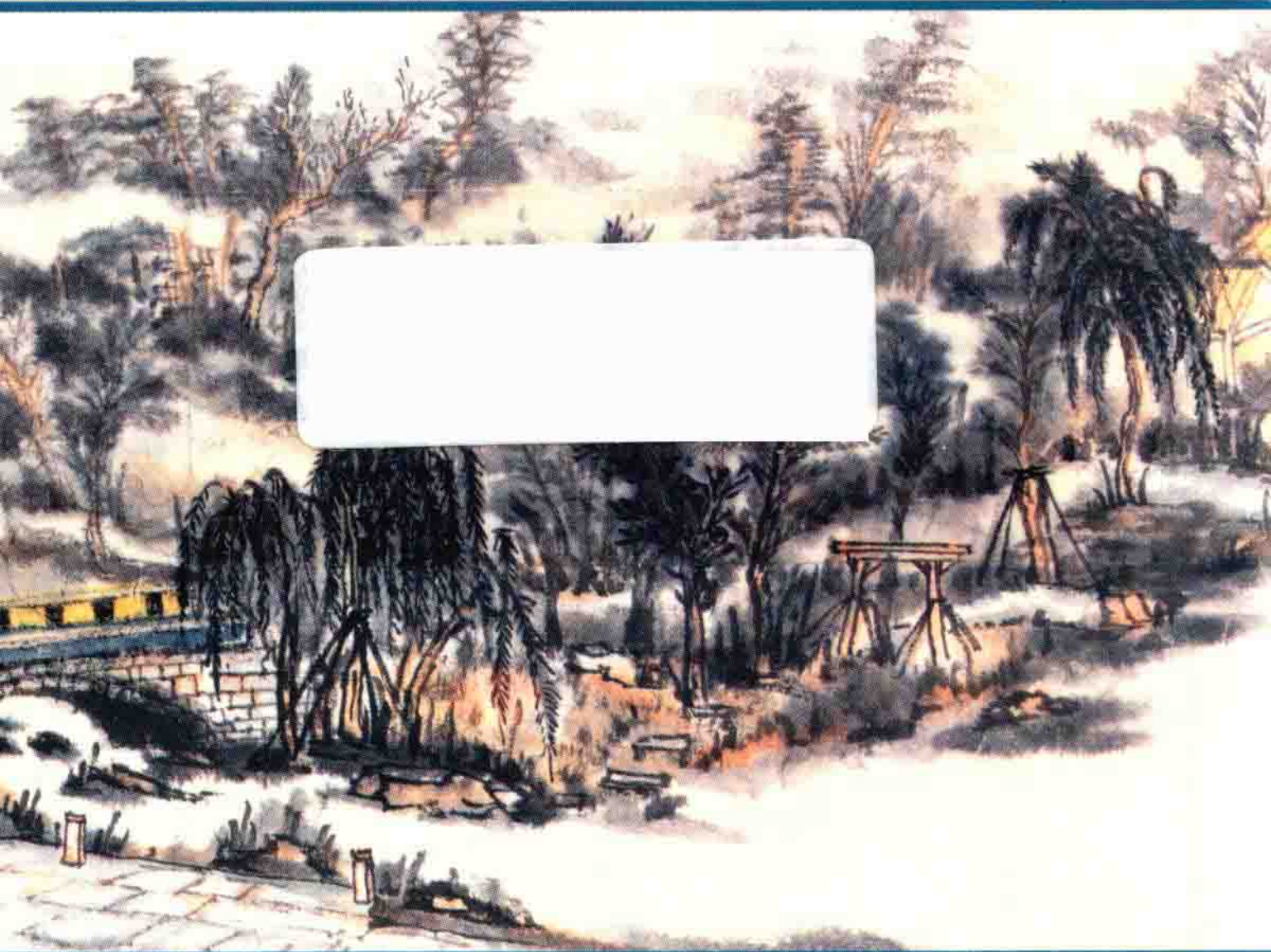
經典悅讀

· 蒼涼篇 ·

中共濱州經濟開發區工委
南開大學語文教育研究中心 編



中山大學出版社
SUN YAT-SEN UNIVERSITY PRESS



经典悦读·苍凉篇

中共滨州经济开发区工委
南开大学语文教育研究中心◎编

编 委 会

主 任：姚和民
主 委 员：周志强 邱延忠 董凤家
钱 杰 时志军 窦 薇
魏建宇 郎 静 高 翔
李 飞 杜 娟

主 编：周志强 魏建宇
本册主编：高 翔



中山大学出版社
SUN YAT-SEN UNIVERSITY PRESS

·广州·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经典悦读·苍凉篇/中共滨州经济开发区工委, 南开大学
语文教育研究中心编. —广州: 中山大学出版社, 2015. 7

ISBN 978 - 7 - 306 - 05269 - 8

I. ①经… II. ①中… ②南… III. ①世界文学—作
品综合集 IV. ①I 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01381 号

出版人: 徐 劲

策划编辑: 邹岚萍

责任编辑: 邹岚萍

封面设计: 林绵华

插图: 李振东

责任校对: 赵 婷 刘丽丽

责任技编: 黄少伟

出版发行: 中山大学出版社

电 话: 编辑部 020 - 84111996, 84113349, 84111997, 84110779

发行部 020 - 84111998, 84111981, 84111160

地 址: 广州市新港西路 135 号

邮 编: 510275

传 真: 020 - 84036565

网 址: <http://www.zsup.com.cn> E-mail: zdcbs@mail.sysu.edu.cn

印 刷 者: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规 格: 787mm × 960mm 1/32 总印张: 21 总字数: 309 千字

版次印次: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总 定 价: 48.00 元 (共 6 册) 印 数: 1 ~ 11000 套

如发现本书因印装质量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经典之美 至真至纯

经典是有魅力的。经典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其中意义的浓缩与升华，更在于它对读者心灵感悟的激发。我们将那些人们反复阅读、手不释卷的作品命名为经典，并非因为它们有特殊的内容，而是因为它们有特别的深度和影响力。经典中的智慧是取之不尽的，因此，“悦”读经典，永不过时。

《经典悦读》出版到第五辑，已经推介了数百篇优秀的名家名作，在倡导全民阅读、提升社会公共文化水平等方面贡献了自己的力量。李克强总理在《2015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》中提出，我国要建设“书香社会”，要建成全民文化素养普遍提高的“书香社会”，我们更应该多读经典。

经典可以包罗万象，其中就有“美”。美既是抽象的概念，也是具体的感受；既是物化的实体，也是心灵的皈依。世间从

不缺少美，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。经典之美，美在恒久，美在真实。正是因为经典具备了历史积淀的厚重，所以，其中的美的形式才更加完满与纯粹；正是因为经典历经了时代浪潮的淘洗，所以，其中的美的内涵才更加真挚与动人。在第五辑当中，《经典悦读》引入了精益求精的创新理念，集结了六种不同风格的美，以美的形式与风格作为每一分册的主题，大胆而新奇。这样的设计既拓宽了读者的期待视野，也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致，是十分巧妙而可贵的。

经典之美，至真至纯，它既能提升人的修养和境界，也能健全人的道德和品质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爱重经典、有着浓厚书香传承的民族。对经典的弘扬和传播，是我们走向未来、实现“中国梦”的坚实基础和良好开端！

中共滨州市委书记、市人大常委会主任

张光峰

目 录

沉浮俗世 命途微茫	1
哀歌（节选）	何其芳 2
夜（节选）	师 陀 7
江上歌声	（英）毛姆 12
面色苍白的穷孩子	（法）马拉美 15
北方	艾 青 18
天地不仁 浩叹人生	26
淡淡的血痕中——纪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 未生者	鲁 迅 27
废园外	巴 金 30
墓畔哀歌（节选）	石评梅 35
唐诗二首	41
《哀江南赋》序	庾 信 44
时如逝水 一去不返	52
匆匆	朱自清 53
万物与岁月同逝 （节选）	（日）荻原朔太郎 56

老人和太阳	(西) 阿莱桑德雷	61
诉衷情·当年万里觅封侯	陆 游	64
自然万象 大地苍茫		66
山垭口 (节选)	(俄) 蒲宁	67
雪夜	(法) 莫泊桑	72
沙漠	(法) 纪德	75
山	(美) 福克纳	80
塞上苦寒 烽火弥漫		86
燕歌行	高 适	87
关山月	李 白	90
岑参诗两首	岑 参	92
纳兰词二首	纳兰性德	94
芜城赋	鲍 照	96
附 录		102
编写说明		103

沉浮俗世 命途微茫



哀 歌

(节选)

何其芳

正文

.....

让我们离开那高大的空漠的古宅吧。一座趋向衰老的宅舍，正如一个趋向衰老的人，是有一种怪僻的捉摸不定的性格的。我们已在一座新筑的寨子上了。我们的家邻着姑姑们的家。在寨尾，成天听得见打石头的声音，工人的声音。我们在修着碉楼，水池。依我祖父的意见，依他那些虫蚀的木板书或者发黄的手抄书的意见，那个方向在那年是不可动工的，因为，依书上的话，犯了三煞。我祖父是一个博学者，知道许多奇异的知识，又坚信着。谁要怀疑那些古老的神秘的知识，去同他辩论吧。而他已在深夜，在焚香的案前诵着一种秘籍作攘解了。诵了许多夜了。使我们迷惑

的是那攘解没有效力，首先，一个石匠从岩尾跌下去了，随后，连接地死去了我叔父家一个三岁的妹妹和我那第二个姑姑。

关于第三个姑姑我的记忆是比较悠长，但仍简单的。低头在小楼的窗前描着花样；提着一大圈钥匙在開箱子了，忧郁的微笑伴着独语；坐在灯光下陪老人们打纸叶子牌，一个呵欠。和我那些悠长又单调的童时一同禁闭在那寨子里。高踞在岩上的石筑的寨子，使人想象法兰西或者意大利的古城堡，住着衰落的贵族和有金色头发或者栗色头发的少女，时常用颤抖的升上天空的歌声，歌唱着一个古传说，充满了爱情和哀愁。远远地，教堂的高阁上飘出洪亮，深沉，仿佛从梦里惊醒了钟声，传递过来。但我们的城堡却充满着一种声音上的荒凉。早上，正午，几声长长的鸡啼。青色的檐影爬在城墙上，迟缓地，终于爬过去，落在岩下的田野中了。于是日暮。那是很准确的时计，使我知道应该在什么

时候跑下碉楼去开始我的早课，或者午课，读着那些古老的不好理解的书籍，如我们的父亲我们的祖父的童时一样。而我那第三个姑姑也许正坐在小楼的窗前，厌倦地但又细心地赶着自己的嫁装吧。她早已许字了人家，依着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

一切都会消逝的。一切都应了大卫王指环上的铭语。我们悲哀时那短语使我们快乐，我们快乐时它又使我们悲哀。我们已在异乡度过了一些悠长又单调的岁月了。我们已有了一些关于别的宅舍和少女的记忆了。凭在驶行着的汽船的栏杆上，江风吹着短发，刚从乡村逃出来的少女；或是带着一些模糊的新的观念，随人飘过海外去了又回来的少女。从她们的眼睛，从她们微蹙的眉头，我们猜出了什么呢？想起了我们那些年轻的美丽的姑姑吗？我们已离家三年，四年，五年了。在长长的旅途的劳顿后，我们回到乡土去了。一个最晴朗的日子。我们十分惊异那些树林，小溪，

道路没有变更。我们已走到家宅的门前。门发出衰老的呻吟。已走到小厅里了。那些磨损的漆木椅还是排在条桌的两侧。桌上还是立着一个碎胆瓶。瓶里还是什么也没有插。使我们十分迷惑：是闯入了时间的“过去”，还是那里的一切存在于时间之外。最后，在母亲的鬓发上我们看见几丝银色了。从她激动的不连贯的絮语里，知道有些老人已从缠绵的病痛归于永息了，有些壮年人在一种不幸的遭遇中离开世间了。就在这种迷惑又感动的情景里，我听见了我那第三个姑姑的最后消息：嫁了，又死了。死了，又被忘记了。但当她的剪影在我们心头浮现出来时，可不是如一位西班牙的散文家所说，我们看见了一个花园，一座乡村的树林，和那些蒙着灰尘的小树，和那挂在被冬天的烈风吹斜了的木柱上的灯……

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

（选自陈利保主编：《悲情散文精品文集》，青海人民出版社

1999年版，第403～406页）

知 识

何其芳出身于北大哲学系，同时爱好古典文学，具有极为细腻敏感的笔触。他的文章，经常能够在细腻的抒情中融入深沉的哲思，具有独具韵味的美感。何其芳早期文字，出入内心，抒发性灵，创造出美丽哀伤的“独语体”，在当时的中国文坛堪称独树一帜。然而，何其芳最终还是放弃了自己的诗人般的敏感细腻，趟入滚滚的时代潮流之中。从诗歌、散文到激烈的文艺论辩，从“独语体”到欣欣然的“我为少男少女歌唱”，从初出茅庐的“汉园三诗人”到新中国文艺界的领导，何其芳走出那个敏感忧郁的内心世界，从此再不回头，只留下那轻吟低唱的“独语体”，梦呓般的回响在文学的天宇中。

解 读

对于何其芳来说，古宅以及几位姑姑的故事，绝不仅仅停留在与他自身的联系上。她们的故事在何其芳的想象中一一浮现，和古宅的意象一起，象征着旧时封闭保守的生活样式，象征着一种古老文化的终结。对何其芳来说，古宅中的人物和西方古堡中的想象相契合，这使得他把思绪扩展到整个过去的时代。这种逝去的时代，深深地契合着敏感多思的何其芳的精神。而何其芳从不对这种生活作出价值评判，而只是不断地以时间的意象，来冲刷这古老的回忆。因此，正如何其芳所引用的：一切都会消逝，这

是每个人的生命都无法避免的交融着欢乐与悲伤的处境。这是让何其芳真正感伤的地方，他将全文那种个人命运的悲渺的凄凉感受，彻底生发出来。

警语

时间的步伐有三种：未来姗姗来迟，现在像箭一样飞逝，过去永远静立不动。

——（德）席勒

夜

（节选）

师陀

正文

夜来了，是黑色的夜。已经不是一天了，我不能安睡。我坐在一个旧式的圈椅里，手指叩着椅扶手，但默默的向窗外望着。仿佛已不是一年了。

蛙咯咯的叫个不休，在满蓄臭水的河里；我知道即令是臭水的河里，也生满着荷花，馥郁的红的白的花。然而那不属于

夜。鸛鵒还在苦行的唱歌。

然而我坐着。

我不希求什么，向黑色的夜索取什么呢？

门打开了，进来一个人。我很不安。

“没有睡吗？”用鼻子发声的嗅着，他说，“有股霉腐味……很暗呢。”

“是黑色的夜。”

我望着他又踏着迟重的脚走出去。因为空洞更觉不安。干什么来的呢：我问。但真实的我并不曾问。我知道在这样的夜里许多人将做着美梦，然而我不能睡。

我睡过，那是许多年以前的事了。孩子的梦是绛色的，在彩色的虹与霞的上面。自己是否做过那样幸福的梦，记不得了。所能记得的是狗在追赶我，鬼神和死尸威吓我……鬼神和死尸的恐怖。从梦里醒来，我浑身出满了冷汗。我并不哭，因为我没有泪；我无力叫喊，也不敢叫喊，因为鬼神和死尸还在左近徘徊：只是黑色而恐怖的梦。少年的梦应该是槿色的，开遍肥大的牡丹，

那象征着美满富贵。我的梦却充满着人的尖爪，枪杀的呻吟：是黑色而恐怖的梦。

我不再需要梦了，即使是美满的，还能补缀旧的创伤吗？黑色的夜，我坐着，在旧的圈椅里，向夜索求什么呢。

更手的柝声，古老而且沉浊，一遍一遍从墙外踟蹰走过，给夜留下了永不消灭的声音，而后再渐渐的远去……恰说明了夜的沉寂和辽阔。我还是坐在我的旧圈椅里，没有移动，也没有想。一个人跋涉着，跋涉着，经过不算少的荒原，也经过不算少的旷野，宜觉想和梦的无用。我有过不少朋友，因为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，只能说——大约被埋的是已经埋进土里，有些已远远的离开，有的依旧和我同样活着。死了的已拉不起来，离开的也觅到了幸福的宝库；让他们安乐吧。活着的在大量饮他的苦杯，安慰是寻不到的。况且也无意找安慰。生命似乎只适于跋涉，迟重的脚步也许是可耻的，然而还是跋涉着吧。

我不是不能够愤怒，反而因为更多的悲愤麻木了。我明白我是在怎样的一块地上生活着。我也有我的白天，那些只能有妓女脸上的笑的白天……人还止是人呢。尽管哄笑着，然而我的白天，其寂寞却远在言语所能诉说的以上。真是古老的声音哩：我这样形容它。偏它又是如此悠长，在那单调的光下熬煎着，一定还有什么东西磨得我心里发痛。

“还是回到夜里去吧，还……”

暗暗的告诉自己。因为白天较夜更黑暗，哄笑较含泪更悲怆，喧嚣也远比沉默寂寞……

夜是无涯际的，夜也似乎永远没有止境。黑暗落下来了，我默坐在我的旧圈椅里，望着围到窗格里的星宿。我没有要笑的笑，生来不会号哭，也不会制造一些泪珠装点在脸上。吃苦并非人的天性，然而幸福的人却将他颂为美德，因为他是幸福的；吃苦的人并非为吃苦才活，而是为活着才吃苦。夜是可怕的，但谁有权力因为